

屋顶

□刘小红

每个人都曾体会过思念的滋味。思念往往不是刻意的，而是出现在我们不经意的一瞬间：看一部老电影，听一首老歌，或者无意中看到一张老照片。

我的思念便从车窗外那一排排屋顶开始。每次坐上公司通勤大巴，我总会习惯性地选择司机身后的第一排座位。这里视野绝佳，车窗外的世界一览无余。大巴疾驰，驶出装置区，跨越雄伟的大桥，窗外的景色如同放映机里的幻灯片，一幕幕飞速掠过。远处山峦如黛，近海波光粼粼，海岛的房屋，白墙灰瓦，错落有致，层层叠叠、别具韵味。每一块砖瓦、每一道墙缝，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，默默诉说着往昔的故事。

望着这些各具特色的屋顶，记忆的闸门突然打开，我想起了童年老家那土坯墙的青色瓦房屋顶。每逢下雨，屋外大雨倾盆，屋内会滴答响个不停，雨水从缝隙渗落。尽管父母费尽心思加上了顶棚，可每逢暴雨，还是难以抵挡雨水的侵袭，漏雨现象时有发生。

记得有一次下大暴雨，半夜时分，一声闷响将全家惊醒。原来是屋顶不堪雨水的重压，塌下了一大块。黑暗中，尘土飞扬，碎瓦四溅，就在这危急时刻，幸好有父亲之前打造的顶棚支架，稳稳地撑住了塌落的部分，挡住了掉落的砖瓦，才使年幼的我们躲过一劫。

父亲赶忙起身，拿起手电筒查看情况，母亲则将我们紧紧护在身后，不断安抚着我们。在手电筒昏黄的光线中，我看到父亲眉头紧锁，眼神中满是担忧，但他很快镇定下来，安慰我们说没事，天一亮就去想办法修好屋顶。那个夜晚，听着外面的雨声和屋内嘀嗒的漏水声，我在父母的守护下，虽心有余悸，却也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后来确认，房顶塌方的位置正是我和三哥打枪的位置。

幼年时，顽皮的我们最想玩的便是父亲收藏的那支猎枪。在猎枪尚未被列为管制器具的岁月里，那支枪对我和三哥而言，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，它就像武侠小说里的绝世神兵，散发着神秘又威风的气息，令我们心驰神往，每次瞧见，心里就直痒痒，满是把玩一番的念头。

终于，在一个大人午休的时间，我们怀揣着紧张又兴奋的心情，蹑手蹑脚地靠近静静靠在墙角的猎枪，它仿佛在向我们招

手。哥哥率先伸手，小心翼翼地将猎枪拿起，眼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，如同金庸笔下初得绝世武功秘籍的少年，满是无畏与好奇。他学着父亲平日里的样子，端起枪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，仿佛自己已然成了威风凛凛的猎手。我在一旁既紧张又兴奋，眼睛紧紧盯着哥哥手中的枪，心脏怦怦直跳。

许是被兴奋冲昏了头脑，三哥一心想扣动扳机，感受那开枪瞬间的刺激。他用尽全身力气，小脸涨得通红，可扳机却如被定住一般丝毫未动。于是，哥哥把猎枪靠在墙上，示意我紧紧攥住，接着抬起右脚，狠狠用脚尖踩向扳机。“砰！”一声巨响如炸雷般在屋内炸开，硝烟瞬间弥漫，刺鼻气味扑面而来。我俩瞬间僵在原地，大脑一片空白，仿佛时间都凝固了。

父亲回来后，看到屋内的一片狼藉，脸瞬间阴沉下来。他的眼神中满是愤怒与震惊，这是我们从未见过的严肃模样。我们低着头，双腿微微颤抖，等待着父亲的责骂甚至是体罚。然而，父亲并没有动手，他缓缓走到猎枪旁，蹲下身子，轻轻捡起那支陪伴他多年的枪，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，动作轻柔又缓慢，像是在抚摸一位多年的老友。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饥荒年代，这支枪曾陪伴父亲穿梭在山林间，猎取野兔等猎物，为家里添上珍贵的食物，支撑着一家人熬过艰难岁月，它不仅是父亲能力与权威的象征，更是家庭生计的重要依靠。可此刻，看着眼前吓得瑟瑟发抖的我们，父亲眼中的愤怒渐渐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担忧。他深知，只要枪还在家里，类似的危险就可能再次发生。

最终，父亲长叹一口气，站起身来，将猎枪紧紧抱在怀里，转身走出了家门。那一刻，我们明白，父亲为了我们的安全，忍痛割舍了他心爱的伙伴，这份深沉的父爱，如同山一般厚重。

跟着父亲修补屋顶时，父亲指着那一层层屋顶的建筑结构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儿啊，你们看这屋顶，从屋脊到房檐，一片片瓦相互交叠、搭接。这一片瓦连着下一片瓦，就像你们兄弟们，要取长补短，相互帮衬、相互依靠，才能办成大事。就像上面这些弯曲度向上的瓦，形成流水槽引雨水，下面弯曲向下的瓦，盖住缝隙护家周全。这屋顶啊，就是家的保护伞，有了它，咱们这个家才能安稳，不管外面风雨多大，一家人在

屋里，心里就踏实。”我顺着父亲的指引，仔细观察起每一片普通的瓦片。那些看似普通、带有弯曲度的泥瓦，在父亲的讲述下，仿佛被赋予了生命。

后来，我和三哥踏上工作岗位，拿到第一份工资后，便商量着为父亲盖一座结实的水泥砖房。经过多年打拼，我们终于为父母建成了一座崭新的水泥砖房。这座新房线条硬朗，墙面平整，相比曾经矮小破旧的土坯瓦房，宛如一位威风凛凛的卫士，尽显高大与气派。

盖好新房子后，一家人欢天喜地。看着父母脸上洋溢的幸福笑容，我和哥哥心中满是自豪，真切觉得自己长大成人，能像父亲曾经那样，为家里遮风挡雨撑起一片天了，这种成就感让我们开心不已，父母也沉浸在这份喜悦之中。细心的父亲和母亲建议我们在房顶上建起女儿墙，父亲说：“等我的小孙子孙女回来，在房上玩，有这女儿墙护着，安全些。”听到这话的瞬间，我和哥哥心中满是暖流。我们早已长大成人，本以为已能独当一面，却没想到在父母心中，我们永远是被呵护的孩子。那一刻，一股热流涌上眼眶，泪水不受控制地在眼中打转，模糊了视线，我强忍着不让泪水落下，却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感动。

然而，命运的车轮不会因为我们的眷恋与不舍而停下。曾经，我们满心憧憬着长大成人，想着往后能有更多时间和能力孝敬父母，让他们过上安稳幸福的日子。可时光匆匆，等我们真正长大，却惊觉他们早已在岁月的磨砺中老去。父亲还没在这倾注了我们无数心血与期待的新房里住多久，病魔就无情地将他从我们身边夺走。那段日子，天空仿佛永远笼罩着阴霾，悲伤如影随形，每一个熟悉的场景，都能勾起我们对父亲深深的思念。而母亲，在经历了这般沉重的打击后，依旧选择坚守在老房子里，那里留存着他们携手走过岁月的痕迹，是她对父亲思念的寄托，也是我们童年回忆的温暖港湾。

如今长年工作在外，每当从班车和飞机上看到那一片片屋顶，思绪便不由自主地飘回故乡。父亲的音容笑貌在脑海中浮现，他那句“男人，就要像屋顶一样，顶天立地，守护好家人，要做顶天立地的人，要保护好家人”也在耳边回响。那些与家人共度的时光，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，而家乡的屋顶，承载着这一切，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牵挂。

履之留痕

平潭岛之旅

□范永海

早就在网上得知福建平潭岛很美，于是就盼望着能早日去一睹它的风采。

那天早上，我们一行30余人从福州驱车前往平潭岛。一路上，我们欣赏着沿途的美景。放眼望去，碧蓝的海水与天空融为一体，偶尔还能看到几只海鸥在海面上翩翩起舞。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，终于抵达了平潭岛。

一路上这座岛屿，我立刻被海风吹拂着，仿佛是海风在欢迎我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。风中夹杂着大海的味道，咸咸的，却又带着一丝丝的清新。我被这股味道深深吸引，仿佛能在这股味道中找到大海的秘密。天空湛蓝湛蓝的，没有一丝杂质，阳光明媚而不刺眼。海岛上重峦叠嶂，绿色的植被覆盖着每一寸土地，宛如一幅天然的水墨画。

首先，我们来到“坛南湾”。这里是“等风来”的绝佳去处，却更宜“返风去”。平潭的风大得有些离谱，但正是这股神奇的力量造就了坛南湾的天然艺术壁画——巨大的风蚀海蚀崖和风蚀柱地貌景观。海边的岩石仿佛被一把巨大的刻刀随意地切割成各种形状，似人物、似山丘、似蘑菇、似蟾蜍等各种景观，形态各异，惟妙惟肖。大海令人陶醉，风则充满神秘。在平潭，与风有关的神话和风俗非常有趣。当地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：当渔民出海后，如果第二天还没有归来，家人就会在家附近的大石头上等待，盼望他平安返航。如果石头上已经有了渔民的足迹，那就说明渔船遭遇了风浪，渔民平安无事；如果石头上没有足迹，那就说明渔船遭遇了台风，渔民生死未卜。坛南湾的海滩上就有一块大石头，当地人称之为“仙人足迹”，据说就是风神留下的足迹。故当地渔民出海前，都会到当地的妈祖庙祈福，祈求平安归来。

平潭所在海峡，与百慕大、好望角并称“世界三大风口”，因此，这里有最美风车田。从沙滩边沿往上望去，有一座巨大的风力发电车的叶片正在缓缓地转动着，就像一条条船儿乘着风在海面上跳跃着。站在风力发电机下，看着巨大的叶片转动着，脚下传来阵阵轰鸣声，这声音像一首美妙的乐曲。它仿佛让我感受到了风的韵律和海的呼吸交织在一起。再往远看，一片白茫茫的风力发电机田映入眼帘。一架架白色的风力发电机与天空相接，蔚为壮观。叶片旋转的声音、海浪拍打着礁石的声音以及远处游客的嬉闹声，交织成一首动听的歌曲荡漾在海的上空，是那么优美。

接着，我们来到了位于平潭岛南部的北港村，它背靠青山，面临大海。这里的石头会唱歌，因为这里的石头经过海水的冲刷和风化，变得色彩斑斓，形状各异。游客们可以在这里欣赏到各种奇特的石头景观，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这里的建筑风格独特，具有浓郁的闽南特色，石头厝是这里的典型代表。石头厝是用当地的特有石头砌成，历经风雨侵蚀，依然坚固耐用。这些古老的建筑与周围的自然环境相得益彰，形成了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。漫步在北港村的街头巷尾，你会被这里的风景所吸引。阳光洒在海面上，波光粼粼，与远处的青山相映成趣。村庄周围的山坡上野花盛开，蜂蝶纷飞，为这个古老的小村庄增添了几分生机。你还可以体验传统的乡村生活，品尝居民亲手制作的特色美食，感受这里的乡土气息。

最后，我们来到了平潭岛东北部的68海里处。这里距离台湾新竹南寮渔港直线距离仅68海里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感受到两岸同胞的血脉相连和共同的文化背景。我想到网上流行的一首歌曲：“2035年，坐上动车到台湾……”如果能实现，那该是海峡两岸的一大幸事。海面上波涛汹涌，海浪拍打着岸边的礁石，形成了一幅壮观的景象。我们一路走着，可以看到许多湖蓝色石头垒成塔形，漂亮极了，非常养眼。许多游客争相在68航标塔旁边和68海里的“相框”处拍照留影，一群还未走，另一拨已到了。

在平潭岛上，除了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文化景观外，海鲜也是不容错过的美食。这里的海鲜新鲜美味，种类繁多。当地的餐馆提供各种美味的海鲜菜品，如清蒸鱼、红烧虾、炒花甲等。在这里品尝美食的同时，还可以欣赏到海滨的美景，真是一种享受。

我们在这里欣赏了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，品尝了丰富的海鲜，更是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两岸同胞的血脉相连。

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个美丽的地方。平潭岛之旅真是一次难忘的旅程，这里的美景和独特的文化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。



浩瀚而美妙

□虞燕

理发店；因为小人书，我还觉得那个女理发师长得分外顺眼。

慢慢长大，我的识字量激增，但阅读的需求却常常得不到满足。那个年代，对于一个偏远小岛的孩子来说，课外读物不啻于奢侈品，买就别想了，借也没处借。我犹如一只饥饿的小兽，四处“觅食”，我翻小姨的高中课本读，蹭邻居姐姐的杂志看，叔叔家那没头没尾页面泛黄的半本书被我占为了己有，甚至别人家墙上糊了报纸，也要忍不住凑过去瞄几眼。有一次，在家里的写字台抽屉底部，我无意间发现了一本书，封面磨损得厉害，没了封底，最后几页残缺，勉强能看清书名——《沸腾的群山》。我当即翻开读起来，完全忘了当初翻找抽屉的目的。多年后，书的内容早已在记忆里模糊，但我总会想起初见它时的欣喜，密密麻麻的文字，厚厚实实的手感，那让人心里变得踏实，有底气，就好像一个穷人突然变富了一样。

《沸腾的群山》是我阅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，读得磕磕绊绊，似懂非懂，字典随时放边上，便于查不理解的字词。虽读得艰涩，但我依然爱上了那种属于大部头的气势，有恢弘的场面，有波澜起伏的情节，有看完这几页，还有更多未知等着我去揭晓的期待，可以说，《沸腾的群山》让我稍稍见识了文学的魅力，尽管那时的我根本不知何为文学。可是，这样的大部头实在太稀缺了，我只能退而求其次——听广播连续剧。放学后，在固定时间，固定频道，把自己固定在收音机旁。《雷雨》和《穆斯林的葬礼》是我听得最入神的，剧情曲折、引人入胜，可恨，每次正听得如痴如醉，一集就完了，生生把人吊在那，没着没落的，难受得不得了。那一刻，就会特别迫切地渴盼书，若有一书在手，我想看多少就多少，那是何等的过瘾。

几年后，当我成为少女，才得以与《雷雨》《穆斯林的葬礼》这两本书相遇。那天，我坐上轮船，到了本岛的县城所在地，街边那家颇具规模的书店轻而易举地诱惑了

我，一进去，我就被书山书海震住，空气里弥漫着好闻的书香，我晕乎乎地一排一排看过去，恍惚间，仿佛自己已长出了翅膀，正飞往一个神奇的世界。至今，我都无法形容见到《雷雨》和《穆斯林的葬礼》时的心情，它们乖乖倚在书架上，就像专门在等我，盛大的幸福瞬间拥围了我，伸过去的手禁不住微微发抖。对当时的我而言，那两本书算得上价格不菲，但没有犹豫，我必愿带它们回家，那是我久别重逢的老友啊，我要与之对望，叙旧，谈心。

打开书阅读的过程，便是与书中人物一一相认的过程。尽管我听过广播，对情节和人物比较熟悉，但阅读书籍真的是不一样的感受，那精准优美的语言，丰富真切细节，那或清远恬淡或苍凉悲戚的意境等，能让人读着读着起鸡皮疙瘩，从而甘愿耽溺其间，欲罢不能。还有一点，声音和影像过于具象，难免削弱了想像空间，而文字不会，这是其无法被替代的优势。

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精神活动，阅读在我的生命里占有越来越高的比重。那几年，小岛上陆续开了数家大大小小的租书屋，多数是言情、武侠小说的书，那会，我的阅读口味已变得甚为挑剔，看来看去，未见可心的书。试着去岛上唯一的文化中心碰碰运气，一连去了三次，角角落落地翻找，依然毫无所获。管理员阿姨看着我写满失望的稿，突然灵机一动，从墙角的纸箱里捧出一摞书，那些是没人看的书，所以搁置了起来。掸落灰尘后，每一本都完好无损，甚至还蛮新的：《雾都孤儿》《巴黎圣母院》《悲惨世界》《傲慢与偏见》……看我跟见了宝藏似的，激动得语无伦次，阿姨豪爽一挥手，都拿去，通通看完再来还。

再后来，购书成了我一种习惯，不少书籍以邮寄的方式穿越千山万水，来到了小岛，成为一名少女的精神财富。我尽情徜徉于书海，那是比缀满繁星的夜空还要浩瀚而美妙的世界。我也笃信，我如今能从事写作，当年阅读的滋养功不可没。